

[内部资料 免费赠阅]

宣恩文史资料

宣恩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第13辑

宣恩文史资料

第十三辑

宣恩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目 录

·辉煌六十年·

李克强副总理在宣恩的前前后后 宋文(1)

天翻地覆慨而慷

——宣恩 60 年发展状况 潘杰(6)

旧物见证宣恩发展 60 年 吴云梦(14)

漫步桑梓闻书香

——回眸宣恩教育 60 年 康心一 张汉林(49)

穿越时间隧道 审视历史印迹

——宣恩文化 60 年 刘吉清(64)

洞坪电站前期工作纪实 谭成清(76)

·人民政协·

湘鄂川黔边区政协工作联系会的发起与成立 署燕清(92)

忆我的好领导正双同志	金江生(95)
印象美国	李正双(104)
忆宣恩县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焦崇武(111)
七年磨一剑	
——宣恩县第七届政协常委王会雄纪略	曾战清(117)

·板栗园战役·

重走红军路	谭文 刘建中 张祥志(120)
板栗园阻击	贺炳炎(130)
“王牌”师被歼记	张仁山(136)
国民党军第八十五师谢彬部与红军第二、六军团在湖北宣恩	
板栗园作战详报	(138)

·民国史谭·

民国初年宣恩概况	段绍柱(144)
抗战前筹设鄂湘川黔边特区概略	王平(152)
受降河内嘉陵机场	
——访亲赴越南接受日军投降的黄埔学员熊泰宇	
	田龙渊(157)

·生态史话·

- 寻觅失踪的瀑布 李正双 (159)
亲历申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七姊妹山
..... 彭宗林 刘容新 (162)
七姊妹山考察记 郭大国 (185)
三麻子放排轶事 王宝琦 (188)

·往事追忆·

- 昨夜星辰昨夜风
——回顾一段尘封已久的激情岁月 李四新 (196)
宣恩师范始末 蔡章武 (212)
宣恩工业回忆(一)
——冶金行业兴衰历程 熊中行 (217)
我的十五个审计春秋 邵有志 (230)
齐跃水库建设管理二三事 朱华清 (238)
回首八年军旅生涯 赵伯林 余仕政 (244)
下岗路上 吴向阳 (253)

·人物春秋·

宣恩外科一把刀

——记宣恩县人民医院副院长、副主任医师朱彪

.....丁俊妮 李森权(260)

·根祖文化·

刘氏历史探源.....刘吉清(267)

宣恩江氏之源考.....江春成(276)

·文化遗产·

李泽莹轿夫脚下的驿栈古道.....吴云梦(283)

酉水流域三棒鼓.....李培芝(292)

主办单位:宣恩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印刷:恩施日报社印刷厂
编辑出版:《宣恩县文史资料》编辑部 32开本 24万字 6.5印张
出版时间:2009年9月28日
刊号:鄂恩内图字2009年第47号

李克强副总理在宣恩的前前后后

宋文

2008年的4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来到了湖北省宣恩县视察调研，带来了党和国家对贫困山区人民的亲切关怀，是宣恩历史上的大喜事。

我十分荣幸地参与了李克强副总理在宣恩境内活动的全程采访。接受任务的神秘、采访过程中感受到的李克强副总理的和蔼可亲，虽时隔一年多，至今仍历历在目。

那是2008年4月4日晚，我接到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黄世平的电话，他在电话中问我：除了我自己，县里还有哪些人拍照片的技术比较过硬，而且设备还比较好？我当时推荐了艾一平。接下来，黄副部长刻意在电话中布置任务：要我准备一部最好的相机，准备好足够用的电池以及存储设备待命，近一两天内有个重要的采访任务，并不忘补上一句：注意保密。



图为李克强副总理(右一)与省委书记罗清泉(左二)、州委书记肖旭明(左一)、县委书记黄实海(右二)在宣恩县黄坪村调研时交谈。

宋文 艾一平 摄

当时我就在想：“我保密个啥呢？我连是什么任务都不清楚！当记者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国家部委的、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都‘采访’过，但从来也没这样‘神秘’过啊！”管它呢，不就是准备采访吗？按照领导的要求准备就是了。但话虽这样说，在之后的一天多时间里，时任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的蔡章祥几次打电话问我准备的情况，使我感觉到“还真有个重量级人物要来宣恩”。尽管在一天多时间里我也多方打探，最终却是一无所获。

4月6日一大早，我按时赶到政府办公楼前面集合，蔡章祥副县长已坐在车里等着，上车后他不忘幽默：今天我亲自送你们去采访，如果我不去，你们肯定进不到现场。当车子启动之后，我很小心地问：蔡县长，到底是个什么人物到宣恩了？蔡县长在车上首先宣布了几条纪律，不外乎是立刻关闭通信工具，不再往外打电话；进入采访现场后，不要随意跑动等等，但同时又发布指示：要想尽一切办法拍好照片，尽可能多的留下影像资料。说完这一切，他才告诉我们：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要到黄坪村视察。

在进入黄坪村村口，我们遇到警察检查相关证件。到达村支部书记姚元祥家门口后，我们被一些不认识的人要求进屋里呆着。但因为有“重任在身”，我们跟估计是警卫的那些人玩起了捉迷藏——躲开他们的视线，寻找最佳拍摄角度。

11时36分，李副总理乘坐的车稳稳地停在黄坪村支部书记姚元祥的家对面的公路上。当他踏上宣恩这片土地的时候，我躲在一间杂物间内，在300米外用长焦镜头对准李克强副总理，迅速地按上快门。拍下了他与宣恩县委书记黄实海、县长曾德权及黄坪村村民们一一亲切握手的珍贵镜头。

随后的拍摄工作，我跟一同被派去拍摄的县摄影家协会主席艾一平一道，在不断地被警卫人员警告中，在一大堆人的争先恐

后中，共拍下了 500 多张李克强副总理在宣恩的照片。

李克强副总理是上午 10 时 36 分到达恩施机场的。一下飞机，他转乘大巴来到宣恩县椒园镇黄坪村。来到八组村民赵冬云的责任地，他蹲在地头，仔细查看去冬今春被冰雪冻坏的白菜，询问玉米、洋芋长势。

“这 2 亩多地都是你的责任地吗？”李克强问，“你家里有哪些收入？”

赵冬云答道：“有一部分是我哥哥的责任地，他外出打工去了。我家除卖蔬菜的收入外，还有黄金梨，一年可收入 1000 多块。去年喂了 5 头猪，卖了 4 头，收入 4000 多块。”

“你们常年都吃大米吗？”“是啊，吃大米。”“大米价格是多少？”“现在是一块八一斤！”“大米价格是不是涨了？”“普通大米价格是一块五一斤。我家是买的质量好的大米。”赵冬云的话音一落，李克强副总理发出爽朗的笑声。

“请到我家坐坐吧。”赵冬云热情地邀请道。李克强副总理欣然前往：“你们一家 4 口人，住这么大的房子呀，真气派！”李克强副总理进到屋里，问：“粮食直补没有？”村党支部书记姚元祥回答道：“直补了。她家给哥哥家代种责任地，粮食补贴就给她家。”李克强副总理连连点头称赞：“这个办法好！”他接着对罗清泉和肖旭明说：“这个办法可以鼓励农民从事规模种植。你们这个地方外出打工的多，通过协商租赁，土地可以集中给种粮大户经营。”他强调说，“一年之计在于春”，当前要落实好各项支农惠农政策，调动和保护农民积极性，促进农业和粮食生产发展。

李克强副总理查看了她家的沼气设施、玉米良种和引进家里的山泉水，当了解到她哥哥在上海打工的情况后，李克强问：“你哥哥还回来不？”“虽然找了不少钱，但这是他的家，当然要回来。我们这里空气好嘛。”赵冬云丈夫邹定益的话引来一阵笑声。

行走在农户之间的水泥小道上，李克强副总理详细询问农民对修建连户路的意见和建议，仔细了解政府对连户路建设的补助情况，提出政府可以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农户修建连户路，改善人居环境。看着漂亮的通村油路，李克强副总理问：“油路是‘一事一议’后修的吗？”姚元祥答道：“经过村民代表‘一事一议’后，村里向上级申报通村油路项目。”

在一家山村百货小店，李克强副总理向店主谭艳平了解小店经营的情况，询问经营的小食品和日用品品种及安全情况，肯定百货小店方便了群众生活。在村民杨紫云家，李克强与 60 岁的杨紫云和她的两个孙女拉起了家常，仔细询问她家里还有哪些困难，叮嘱随行的县领导要继续关心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他表示，党和政府将进一步加大对农民的补贴。

当李克强副总理上车离开时，时钟指向 12 时 30 分，他在黄坪村停留的时间约为 54 分钟。当地群众听说李克强副总理要走了，都赶来送行，现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李克强副总理在黄坪期间进菜地、到农家、与农民攀谈，都被我们一一记录下来。而且，李克强副总理与一位刚从地里回来、连手都还没来得及洗的农妇握手的情况，恐怕会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此后我曾写了题为《李副总理握了我沾泥的手》的现场新闻，因为多种原因未能见诸报端，但我仍然为我们有这样亲民的中央领导感到骄傲。

当天，陪同李克强副总理到宣恩的领导有湖北省委副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罗清泉，省委副书记、省长李鸿忠，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李明波和州委书记、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肖旭明，州委副书记谭先振，常务副州长彭军，州委常委、州政法委书记、州公安局长曾祥国，州委常委、州委秘书长瞿赫之，县委书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黄实海、县长曾德权、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蔡章祥，县

委常委、县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夏烈军等。

要说这次采访任务的不足或者说是留下遗憾的地方，就是因为证件方面的原因，李克强副总理几次进入农民家中，我们都被保卫人员挡在门外，于是我们的照片就缺少李克强坐在农家，与农民亲切交谈的画面。

注：

作者系恩施日报宣恩记者站站长、县新闻中心主任。

天翻地覆慨而慷

——宣恩 60 年发展状况

潘 杰

“人间正道是沧桑”。新中国建国 60 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按我的感受，将宣恩 60 年的变化概括为有“十五多”：

一、人民的地位高得多。旧社会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霸权、政权、族权、神权的统治与压迫，劳苦大众没有生存的权利，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境况比比皆是。尤其是散居在各地的少数民族，更是抬不起头。过去有首山歌这样形容：“太阳出来不照我，月亮出来照背坡，脚上泥巴千层壳，哪有一层归到我，岩屋撵到天坑坐。”由于“四权”压榨，战祸连绵，加之医疗条件极端落后，人口平均寿命太短，以致人丁锐减。以 1775 年至 1949 年为例，174 年之间，全县仅增加人口 1,917 人，每年只增 11 人。现在人民真正成了主人，不分民族，不分地域，政治上人人平等。过去的叫花子、放牛娃、老长工、童养媳、“挑老大”、“背老二”，许多都成了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干部。以苗族聚居地小茅坡营为例，全村 400 多人，建国以来，上北京受到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接见的有龙光荣、冯发益等人，在省、州、县、乡各级工作的有 30 余人。我也是少数民族(侗族)，我的家同亿万家庭一样，也是幸福的一家，我和两个儿子、一个孙子都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分别是国家干部、警官、教员和银行职员，有幸能为国家的繁荣尽微薄之力。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新中国，哪有我们今

天的幸福！

二、社会秩序稳定得多。宣恩国土面积虽然不大，但在旧社会却是四分五裂。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就有“上三里下四里”之分（按：里，等于现在的乡），以东门关为分水岭，南北两部对垒，政治上分歧，经济上分割，军事上对峙。团阀豪绅、地主恶霸各霸一方，经常刀光剑影，互相械斗，大小武装集团发展到 20 多支。不仅各派政治势力互相角逐，而且土匪泛滥，人民不得安宁，常遭洗劫。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解放前夕。现在，全县虽然居住着 16 个民族，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空前团结，没有地域和民族纷争。60 年来，从未发生过派系斗争和民族纠纷。人民安居乐业，共享幸福生活。

三、城乡面貌变化大得多。宣恩县城在 1949 年，街道总长只有 866 米，城区面积 0.48 平方公里，居民 230 户、980 人，居民住的房屋有一半以上是茅草屋，商店只有 27 家。过去对这座小城的形容是：“衙门打板子，惊动满城人”。现在，从祖师庙到桐子坳、从上湖塘到莲花坝、从五把车到方家堡，东南西北高楼林立，商家遍布，将三河沟与城区相连，成为工业园区，现有大小街道 20 余条，城区面积 3.5 平方公里，城镇常住人口 4 万余人。如今县城的景象有一首词描写得非常真切：“城踞山中，山寄林中，逶迤三十六峰。贡水穿城，恰城夹蛟龙。楼阁沿河高耸，望无际，刺破苍穹。两岸畔，长廊亲水，依栏浮雕丰。环城铺玉带，街道棋布，车水马龙，跨虹五座南北全贯通。板坝拓宽瀑布，荡漾平湖呈多重。步行道、公园广场，繁花四季红”。县城已是全县名副其实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县以下的乡村，变化同样惊人。所有 22 个大小集镇，都是小城镇的模式，楼房、新厂子、大铺子，坐落有序，焕然一新。例如椒园集镇，解放前只有 200 多米长的一条街，全是木瓦房。如今街道沿公路建设长达二三里，全是新房子，工厂、商家鳞次栉比。农民不再是单纯的泥巴腿子了，有的外出打工挣钱，有的就地从工经

商办企业。城乡统筹,工农互动,农村产业结构正在实行大调整,烟、茶、畜、果、药、菜六大支柱产业,开始实现区域化、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的种植和养殖,特色农作物面积已经达到34万余亩,特色农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77%。举我的家乡黄家河村鱼泉口村民小组为例,全组25户人家,留在家里的没有一个年轻人,不是外出打工,就是进城经商,全家搬迁进县城、州城自己修屋买房居住的,就有14户,占全组人户的56%,其中有3户还买了小轿车。留在家里的农民,除了种口粮田外,已将大部分粮田栽上白柚,山坡地全部退耕还林,山上山下全是经济林。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已在全县各地稳步推进,椒园镇黄坪村、李家河乡青龙嘴村,已经命名为全省的示范村。

四、科学技术先进得多。农业、工业、军事、教育等方面,现代化水平日益提高。微机的使用,在城镇各个领域里迅速推开。通讯联络基本实现手机化。农业方面的实用科学技术全面普及。农村的电气化、机械化、化学化、良种化、沼气化,正在逐步普及。“点灯不用油,耕田不用牛,春米不用碓,煮饭不用柴,捉虫不用手,除草不用锄”等等,不仅仅是愿望,而且已经成为现实。这些科技的发展,在解放前做梦也未曾想到过。

五、走路方便得多。解放前,全县仅有一段长46公里的过境巴石公路。过去走路全靠步行,运输全靠肩挑背驮。现在,形成了上下联通、纵横交错的公路网络,四通八达,串连城乡,国道省道连轨,村组公路通乡。全县公路里程达到1335公里,国道省道黑色化或水泥硬道化,农村的公路通达率达到96.4%,其中通车油路里程达到820公里。我的老家门前有条通村路:60年代是羊肠小径;70年代是2米多宽的机耕路;八、九十年代路基犹如牛皮癣,坑坑洼洼难行。如今已经变成宽敞的黑色油路和水泥路面,车辆往来如梭。逢山开道,遇水搭桥。全县已建成大型桥梁16座、中型桥梁33座、小型公路桥梁85座,此外,还有若干人行道小桥。譬如我的家

乡高罗河流域,从板寮至高罗集镇 15 公里地段,在河面上新建石拱桥共计 13 座(涵洞除外),平均 1 公里多有 1 座石拱桥。而在旧社会,全程只有 1 处凉亭桥和 4 处木杠桥,人们大都靠踩水过河。

六、工矿企业日益增多。我县的工业,虽然尚处在滞后的状况,但是同解放前相比,算是百废俱兴,大大发展了。解放前,宣恩几乎没有工业,只有一些手工作坊和手工匠人,1949 年全县的工业总产值只有 100 万元。现在,已经发展到工业门类较多,新型工业化有序推进。到 2008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已经达到 23 家,实现工业产值 5.06 亿元;全县工业增加值实现 3.49 亿元,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实现 2.1 亿元;水电、农副产品加工、矿产品开发三大主导产业增加值实现 1.7 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 80.9%。尤其是实施“水电强县”战略,成效显著,水电装机容量已经达到 20 万千瓦。电的发展历程是:1958 年,县城开始有电,一台动力机不足 30 马力,发电机是美国 18 世纪的产品。1960 年,在高罗满天星建成本县第一座小型水力发电站,装机 15 千瓦,仅供高罗集镇照明。次年,在县城郊龙洞建设水电站,装机 50 千瓦。因运转欠灵,用户不得不常以煤油、蜡烛代替电灯。微型电站星罗棋布农村,未料好景不长,大都成了废品。龙洞、洞坪“二龙”吐珠,方便城乡用电有了保证。

七、粮食产量高得多。1949 年,全县有粮食耕地面积 33.6 万亩,人均占有 2 亩多,而粮食总产量只有 6159 万斤,亩平 180 斤,人均 406 斤。产量低,是由于农业基础条件差,耕作粗放,品种低劣。现在,虽然耕地面积逐渐减少,而粮食产量却逐步上升。这是由于基础条件改善,农业综合生产能力逐步提高,实现了良田、良种、良法种植,致使单位面积产量大幅度提高。以水稻为例,解放初期,仍然沿袭传统耕作方法,使用老品种常规稻,每亩平均产量 250 斤左右。从 1976 年开始,普及杂交稻,使单产大幅度上升,一般亩产千斤左右。到 2008 年,全县的粮食总产量达到 14.5 万吨

(折 2.9 亿斤), 是 1949 年的 4.7 倍; 人口由 1949 年的 15 万人增加到 34 万人, 而粮食人均占有达到 850 斤, 比 1949 年翻一番多。

八、居民收入高得多。全县财政收入, 建国初期的 1951 年只有 23 万元。到 2008 年, 地方财政总收入已经达到 12147 万元, 是建国初期的 528 倍, 其中, 一般预算收入为 6820 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建国初期的 1957 年只有 37 元, 到 2008 年实现 2486 元, 是 1957 年的 671 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0 世纪 50 年代是三四百元之间, 2008 年达到 9212 元, 是 50 年代的 23 倍。尽管有物价上涨因素, 但实际收入仍然显著提高。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是商品经济发展程度、人民购买力水平、乃至全县经济实力的直接体现。2008 年末, 各项存款余额达到 14.66 亿元, 全年实现消费品零售总额 7.21 亿元。这些繁华境况, 在旧社会是无可比拟的。解放前, 全县有大小集市 26 个, 市场虽多, 但赶集者都是小买小卖, 商品经济并不发达, 社会购买力很低, 而且通货膨胀, 钱不顶数。1949 年即将解放前夕, 纸币无人要, 商品交换不得不采取以物易物来进行, 或者使用铜钱交换物资。记得有一次, 父亲要我挑米到高罗街上去卖, 卖了米买盐。我用皮巴篓挑了一斗米, 约 60 市斤, 将卖得的一口袋铜元拿去买盐, 只换得一斤半盐。可想而知, 当时的市场萧条到何等程度。

九、往来联系快得多。1949 年, 全县只有邮政线路 12 条, 电话线路 97.5 公里, 交换机容量 25 门, 电话单机 28 部。那时候往来联系, 近处靠送“鸡毛信”, 长途靠写信投邮政。这种现象, 在解放后若干年内依然存在。我举个例子: 1981 年, 县委安排我到沙坪公社协助工作, 当时这个公社存在“四无”, 即无公路、无广播、无电、到村无电话, 走路靠步行, 传递信息确实靠送“鸡毛信”。现在情况完全改变, “四无”变“四有”, 而且电视、手机也普及。就全县而言, 现在不仅邮路网络密集, 而且电信事业极度发达, 移动、联通进入到了深山峡谷, 手机随身带, 电话随时通, 无论天涯海角, 交谈近在

咫尺。

十、文化普及率高得多。解放前,学龄儿童入学率最高年代是抗战时期,适龄儿童入学率曾经达到50%以上,但是以后逐年下降,到1949年,全县只剩下25所小学,1所初中,中小学生总数只有2683人,当时全县只有三个半大学生。现在,全县的中小学校密布,使所有学龄孩子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同时发展了幼儿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和特殊教育。据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统计,全县大学文化程度人口为1137人,中专和高中生为16833人,当年的大学生相当于1949年全县中小学生总数的40%以上。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大学文化程度人口上升到3800人,高中(含中专)文化程度人口上升到24200人,初中文化程度人口上升到85300人。大学生人口相当于1949年中小学生总数的1.41倍。现在国家采取多方面的扶助政策,如中小学阶段对学生实行“两免一补”,高中、大学阶段,对贫困学生实行资金补助,因此,入学率与升学率更加提高,具有高中和大学文化程度的人数远远超出2000年的统计人数。

十一、居住条件舒适得多。不仅城市高楼大厦,起居设施现代化,而且农村的居住条件也大大改善,无论平坝或高山,无论城郊或边陲地带,都是新房新院落,常用电器普及,炊事实现电器化或沼气化。电视机由黑白换成彩色,由低档换成高档。农民出行拥有了自己购买的自行车和摩托车,车道修到了家门口,行路不动步,运输不靠肩挑背驮了。

十二、人们穿着阔气得多。旧社会,劳苦人民衣不遮体的现象较为普遍。家庭条件稍好的人户,也是过着“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再三年”的日子。10来岁的娃娃没有裤子穿,并不罕见。即或是大富人家,也没有离开过土纱织品。建国以来,由发布票到任意挑选,经历了一个过程。而现在穿土布衣裳的绝迹了,西装革履,连农村也已普及;而且,对品牌需求愈来愈高,衣裳由几十元一件